

張作霖父子與楊宇霆

陳嘉驥

張作霖之能在民國初年乘時而起雄霸北方，固然由於張氏機智果決，然善於用人厥惟最主要因素。

善於用人幕中三傑

春秋戰國時齊桓公猶為公子小白時，在齊國衆公子中，平平庸庸，既無異於其他公子之建樹，亦無若何才華顯露。然而，在得國後，能用管仲，卒能城邢、與衛、伐楚、救燕、三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爲五霸之首，千秋萬世之後的今日，誰人不知春秋戰國時之齊桓公？

張作霖善於用人，且不分畛域，早已膾炙人口，方其盛時，國人咸知其左右有文武三傑輔佐，故能在芸芸軍閥中嶄露頭角，掩有奉、吉、黑、熱、察、綏、直、魯、蘇、皖等中國半壁江山。所謂張作霖之三傑，即法庫的楊宇霆、金州的王永江、瀋陽的郭松齡，其中並以楊宇霆爲三傑之首。

王永江在東北，其才與能有人比擬爲漢朝的蕭何，他不但善於理財，且有政治眼光極具遠謀，爲東北不可多得之政治家。令人惋惜者，乃係張作霖晚年野心太大，不知經營東北以自保，却

捨本逐末，日以翱翔華北心營四海，與羣雄逐鹿中原爲樂事。張作霖之昧於潮流，不但使其本人最後爲日人暗算以身殉，王永江亦因之資志不得伸，偶嬰微恙即行病逝原籍。

郭松齡獲張學良之賞識，在東北軍中迅速興起，並成爲張作霖之愛將，因而將東北軍精銳掌握於手中。郭松齡於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在山海關前線一往直前，使名聞全國的吳佩孚部隊爲之披靡不振，遂博得奉軍饒將之雅號。自是之後，郭松齡自恃功高而賞不及，遂自搞派系，始則與楊宇霆一派對立，積不相容，繼而受倒戈將軍馮玉祥的煽惑，效法其叛變曹吳回師北京之故智在藥州起兵回師東北，企圖如馮玉祥一般，於佔據地盤後自成一股新勢力。惜郭松齡既不知效法中國先賢遠交近攻之策略，亦不知各個擊破的傳統戰術，以致功敗垂成，在新民被黑龍江吳俊陞騎兵攔腰一擊而潰敗身死。

楊宇霆字麟葛，在東北當年以機警善辯，作風硬朗果決著稱，係奉軍幕府中最受張作霖器重人物。張作霖之與楊宇霆，國人嘗以段祺瑞與徐樹錚相比擬。段祺瑞與張作霖，固皆係民國初年軍閥中，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而被兩人所用之徐

樹錚與楊宇霆，亦屬罕見霸才。徐、楊兩人亦同時被人形容爲急功利而性桀傲，因此一人被馮玉祥劫殺於北寧路口廊坊車站，另一人則在東北歸順中央後，爲其少主張學良狙擊死於私宅之內。徐樹錚與楊宇霆之同遭不測之禍，雖屬背景不同，環境亦有異，然其肇禍之原因，皆淵源於霸才出衆而不知收斂之故。

楊宇霆居策士首席

楊宇霆爲奉天法庫人（現屬遼北省），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民國初年嶄露頭角軍閥，不是袁世凱小站練兵，從行伍混出來軍人，如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等，即是在日本士官畢業後歸國乘時而起。不過前者，因出道較早，多爲獨霸一方軍閥首腦，勢力早已根深蒂固；而後者多爲各軍閥集團中之二流角色，雖然如此，但由於彼等學識較豐，所以亦有舉足輕重力量。張作霖於掌握東北軍政大權後，他深知昔日在草莽中同患難一般老弟兄，雖勇猛魄力有餘，但新知識究嫌不足，因此不分畛域多方延攬有才之士以佐戎幕。

楊宇霆自日本學成歸國後，實錄時會，被延

攬進入張作霖幕府之中，得參機要。由於楊宇霆之機警善辯，遂逐漸受到張作霖之重視，並躋身於戎幕中策士首位的總參議。楊宇霆性格暴躁，遇事逞強常不顧及人之能否接受，並有抗上的天性，嘗因與張作霖意見相左，而有拂然之色。氣量恢弘，以善於用人著稱的張作霖因愛其才，而對其偶然失禮之處，每能包容而不見怪，並仍然重用如故。

楊宇霆最受張作霖器重者，當推楊宇霆奉命舉辦東北瀋陽兵工廠之成功。緣在當年北洋羣閥擾攘中，張作霖之所以能有舉足輕重地位，除因東北在地理上山環水抱，自成一體，有金城池湯之固；同時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且在地勢上係屬中國之首，有居高臨下等外因；奉軍之

器械精良、彈藥充足，厥為最重要原因之一。楊宇霆辦理瀋陽兵工廠，以驚人魄力與效率，使此當年全國最大兵工廠建造成功，因而奉軍武器遠超過直系軍隊之上，促成張作霖勢力的雄霸北方，終於成為北洋軍閥最後一任盟主。

猶憶民國卅七年，東北國軍在遼吉戰場上連連失利，局勢逆轉形成只守不攻局面，最後只孤守瀋陽、長春、吉林三大據點，而以瀋陽地區為樞紐。是時，瀋陽國軍多達卅餘萬，除食糧稍嫌不足須賴空運外，而軍火彈藥盡賴瀋陽兵工廠供應而不稍缺，即足見瀋陽兵工廠之規模之大與產量之豐。倘當年衛立煌與廖耀湘徹底執行蔣公之指令，迅速赴援錦州圍殲林彪於義縣未陷落之前，東北大局當不會遽爾逆轉，則國事猶可為也！

辦兵工廠得心應

手

楊宇霆辦事魄力極大，與辦瀋陽兵工廠時，在張作霖悉力支持下，幾盡東北財力以赴。時正值歐戰方終，戰敗之德國處處皆受戰勝的英法兩國之干涉與限制。名聞世界的德國克虜伯軍工廠專家，皆被投置閒散無事可做之際，皆被楊宇霆以高薪所羅致，數載大力經營，效

果大彰，品質之精良犀利並不稍讓舶來之品。由是奉軍始如虎添翼，用漢陽兵工廠出品的直系軍隊，在戰場上自然相形見絀，遂使張作霖雄霸北方之志得逞；進而夢想統一全國。

勝利後，俄軍以雅爾達密約之故，得以在日本垂敗之際參加作戰，三五日間兵不血刃進入東北，俄人目睹東北工礦之盛況，深恐我政府於救平內亂，繼而從事建設，必將肇致全中國之工業化而富強。於是，藉口東北工廠係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經營者，並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民國廿年「九一八」算起，因此所有東北工業均應為俄國從日本得來的戰利品。因此，俄人在要求中俄共同經營東北工廠遭拒後，乃對東北工業大肆劫掠、拆遷、破壞。俄人本對瀋陽兵工廠亦擬大肆破壞，嗣以瀋陽兵工廠係九一八事變前為張作霖所興建，深恐因此遭國際更深的指責，因此在幾經考慮後，僅略予擄掠而得以大部保全。

筆者於勝利後，隨接收東北國軍出關，從事新聞採訪工作，凡屬國軍光復區域幾乎皆有筆者足跡，東北各大工礦如撫順煤礦、本溪湖煤鐵公司、宮原鋼鐵廠、鞍山鋼鐵公司、阜新煤礦、北票煤礦、錦西煉油廠、本溪水泥公司、西安煤礦、小豐滿水力發電廠、瀋陽住友坦克車工場、三菱飛機製造廠等，均曾參觀過，獨對規模宏大的瀋陽兵工廠未曾一次涉足。

張作霖命楊宇霆與辦兵工廠時，曾指示了三個原則，這三原則為：第一不用日本技師，第二不用日本機器，第三不得借日本資金。楊宇霆本着這三個原則，將王永江整理東北財政盈餘悉數



張作霖幕府中的首席策士楊宇霆的照相。

投諸兵工廠中，因此當時有「王財楊用」之說法。同時機器分別購自英、捷克、德、法等國，技師則全部用德國人，不數年績效大彰，瀋陽兵工廠不但能製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砲、鋼砲，並且可製重砲、裝甲車（非坦克車）等武器。由是，瀋陽兵工廠不但引起國人矚目，日本人亦為之猜疑忌妬不已，屢次自日本派遣專家以其他名義訪問東北，要求參觀瀋陽兵工廠，均被張作霖予以拒絕。九一八後，日本首先佔領瀋陽兵工廠，並為了誇耀其戰果，將俘獲的瀋陽兵工廠的重砲、槍枝、砲彈照片刊載於畫報上，排列整齊的槍械、砲彈，在畫報上看來一望無際，我國人見之無不氣為之沮。

楊宇霆辦理兵工廠成功後，每日環伺張作霖左右，更深受寵信，每有進言無不聽從，因此楊之親信無不隨之飛黃騰達。武如于芷山、邢士廉的出掌兵符，文如臧士毅、常蔭槐的膺任方面之寄，遂使其羽翼豐滿，在東北自成一大家統，權勢之隆與聲名之顯，一時無出其右者，雖張作霖昔日草莽中老弟兄，亦無法與其相比擬。

無功受封氣壞老郭

民國十三年率奉軍再度出關，表面上雖為聲討曹錕賄選大總統為名，實則無人不知，係為報復第一次直奉戰爭時被吳佩孚擊敗的一箭之仇。遂在長城山海關前線，與吳佩孚所率領的直軍展開在內戰史上罕有的盤腸大戰，是為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開始。在此一役中，張學良與郭松齡部隊，自長城外向山海關吳佩孚的守軍展開猛烈攻擊

，戰爭極為慘烈，雙方死傷極重。直軍方面由吳佩孚親自督陣，奉軍方面郭松齡則在前鋒不顧生死冒死勇攻出力最大，而當時楊宇霆則在奉軍總司令部之後，陪侍張作霖左右，其功績當然無法與郭松齡相比擬。在馮玉祥倒戈，使吳佩孚的直系軍隊潰敗後，本無重大功績可言的楊宇霆，却憑其三寸不爛之舌，使張作霖聽從其論「功」行「賞」的巧妙安排，因此使他與郭松齡關係更形同水火，無法相容。

楊宇霆第一着，為使張作霖下令，將山海關一帶俘獲的直系軍隊三萬人，撥歸其好友姜登選，以擴充姜登選實力。這一着氣得郭松齡幾乎爆炸，乃不願張作霖命令不分晝夜，迅速將直軍俘獲改編成爲其所有，以造成事實使楊宇霆圖謀落了空。在張作霖慶祝勝利論功行賞時，郭松齡爲了掌握實力，向張作霖建議由張學良出任直隸督辦，俾使將張學良的京榆衛戍司令一職空出，而由他以副司令資格繼任，以統帥張作霖的全部嫡系精銳部隊。楊宇霆雖在收編直軍俘獲一事上敗於郭松齡之手，但在此次「裂土封疆」的戰役裏，運用手段，使郭松齡圖謀全盤失敗，除由楊本人出任東南財賦集匯的江蘇省督辦外，並推薦其好友姜登選出任安徽省督辦，竟使郭松齡一無所獲。

郭松齡在憤恨之餘，與倒戈將軍馮玉祥一拍即合，遂在其煽惑下，演變出漢州誓師，出關直搗瀋陽之役。這次，張作霖禍起蕭牆，幾使其十餘年經營，憑以進軍關內與羣雄逐鹿中原的根據地爲之傾覆，追源溯本，未始非楊宇霆一人導演

之結果。但張作霖一向重義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事後檢討，雖明知郭松齡禍變之因由，但以事既過去並幸而老根據地仍然無恙如故，同時並想到郭松齡禍變幸而發現於其今日，倘俟異日大用之時，那就更不堪設想，所以並不怪罪楊宇霆，仍寵信不衰。

郭松齡之變既已救平，張作霖在東北地位得保金甌無缺，內心實已厭戰，亟思息兵養民，因此決定採納王永江建設東北以自保之良謀。無奈張作霖既然曾經涉足國內軍政事務，在環境上便有各種複雜因素使其無法全部擺脫其束縛。因此，一聞有人撮合與吳佩孚乘機修好，共同消滅引誘郭松齡叛變的馮玉祥，遂一躍而起，決定再度出關。緣張作霖雖與吳佩孚數度作戰，且曾爲其擊敗，但英雄愛英雄，內心中對吳佩孚不但一無惡感，且有崇敬之意；反而對叛變回師北京，使吳佩孚一敗塗地的馮玉祥，心中有無限的厭惡。加之，馮玉祥其後又誘使郭松齡，幾傾覆其根本之地，遂益爲憤恨其爲人，今聞可與彼此相敬的吳佩孚，共同討伐馮玉祥，遂遽爾決定再度率兵出關。

張作霖在率兵第三次出關之前，因遭王永江之反對，乃在臨行前派人告王永江，保證一俟馮玉祥成擒伏誅，使赤禍不能爲害中國後，決即行引兵出關，以全力建設東北以自保，不復再問關內之事。誰知馮玉祥被擊敗後，不久在廣東的革命勢力遂之興起，在全國老百姓矚目下，由蔣總司令率師北伐，以徹底消滅此起彼落禍國已多年的北洋軍閥。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北進後，一路

勢如破竹，尤其在湖南汀泗橋一戰，將吳佩孚主力一舉擊潰；張作霖遂成爲即將覆敗軍閥擁戴之目標，亦成爲國民革命軍最後掃蕩標的，處在此種情勢下，張作霖雖欲罷兵回師東北亦復不可能矣！

張作相推擁張學良

如上所述，蔣總司令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在汀泗橋一役，將吳佩孚主力一舉擊潰；所有軍閥均爲之喪魄落膽，不復再有堅強抵抗意志，面臨全部土崩瓦解之境。這時孫傳芳、張宗昌等爲作最後掙扎，相率赴北平，擁護張作霖出任所謂安國軍總司令，並以全國陸海空軍大元帥名義控制業已搖搖欲墜的北洋政府，企圖對國民革命軍作生死存亡的最後頑抗。

這時國人思治心切，對北洋軍閥的暴虐統治早已憤恨已極，因此張作霖雖然集合所有軍閥全體力量，亦復無法挽回之既傾，難以與國民革命軍相抗衡。日人深恐國民革命軍成功，肇致統一而使中國富強壯大，乃悍然出兵山東；自青島登陸沿膠濟鐵路進兵濟南，擋住國民革命軍前進路線，以阻止其繼續北伐。日人在出兵濟南之同時，復派人企圖說服張作霖，不要率兵出關退回東北，應繼續在關內與國民革命軍拚死作戰，日人願全力相助，甚至不惜由日軍出兵公然作戰。張作霖以對抗國民革命軍，乃係中國人自己的家務事，不勞身爲外人的日本過問，遂激怒日人，在其出關旅程中，專車抵達瀋陽近郊的皇姑屯車站時，將張作霖炸死。

張作霖被炸逝世後，部份東北人仕認爲需推戴一老成持重的人來領導東北，並擬推舉時任吉林省督軍張作相繼任。張作相立即表示堅決拒絕接受，並領頭建議推舉當時年僅廿六歲的張作霖長子張學良繼任，並獲得湯玉麟、張景惠、萬福麟等均表示支持，至此張學良出主東北軍政大權事遂成定局。張作相係錦州人，張作霖則爲海城人，國內人仕每疑兩人爲兄弟，實則兩人家鄉相距數百里；不過兩人在草莽中崛起時候曾共患難，其後又共富貴誼同兄弟而已。

張作相之推讓，頗符合中國傳統上重義氣的舊觀念，而爲東北人仕所津津樂道。其後，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舊人之張景惠、于芷山、熙洽、張海鵬、臧士毅等均認賊作父，忝顏於日本人一手製造的傀儡偽滿洲國政府中作了漢奸，獨張作相堅不事敵，跑到天津隱居。七七事變我國全面展開抗戰後，張作相未能離開天津到後方，乃進入租界躲避，但仍爲日人發現，曾多方引誘其下水，均爲其以多病體弱爲由敷衍過去。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國軍出關接收東北，曾對張作相予以表揚，並優先發還其在瀋陽產業。衛立煌任東北剿匪總司令時，爲了專注軍事，乃敦請張作相出任東北剿匪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東北一切政務。嗣中央規定，主任委員一職必須由總司令本人兼任，擬改派張作相爲副主任委員，但政務仍由副主任委員全權處理，未爲張作相所接受。張作相旋即離瀋赴津，東北政治委員會乃由王樹翰、高惜冰、王家楨、董文琦等共同主持。

筆者在東北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時，曾與張作相、王樹翰、張學銘（張作霖次子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總參議）、董英斌（張學良派兵進關，助中央收平馮閻之亂時先頭部隊指揮官，時任東北行轅參謀長）等東北耆宿相識。彼等均甚具國家觀念，尤其對總統蔣公甚爲推崇，咸認中國倘無此人（指蔣公），不要說東北永難光復，全中國殆亦將爲日本所控制，當談起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時，均一致說：「這件事張副司令太欠考慮」。即使口口聲聲說：「我們張家父子兄弟沒有一個不愛國的」的張學銘，對西安事變也承認說：「這是家兄的錯，這是家兄的錯。」

楊宇霆叫少帥小名

張學良就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後，目睹日本對東北野心暴露，乃亟思對抗，除了興建東四路、西四路擬包圍南滿鐵路，並浚濰營口港與開關、葫蘆島，以奪取大連貿易地位外，並不顧日本威脅傾心歸順中央，東北文武懷于大敵當前，亦均竭誠擁護張學良，略無二心。此時，張作相等無論在公私場合，均對張學良表示擁護，以維持張學良尊嚴，張學良對張作相等亦執子姪輩之禮，禮貌相當週到，此時獨楊宇霆異於是。

自古以來，作屬下者無不以「功高震主」或「權高蓋主」爲一大戒，稍一不慎必引致殺身大禍。楊宇霆於張作霖死後，不但狂放如舊，並且招權納勢變本加厲，根本不把張學良看在眼裏，有事不稟明張學良即擅作主張，復恃爲父執輩，常當衆「小六子長，小六子短的」（小六子是張學

良乳名)，其剛復自持不知衡時審勢如此。曾有人勸楊宇霆對張學良在表面上應略示尊敬保持長官部下體統以免失和，楊宇霆仍不知收斂，並說：「他能把我怎麼的」，其必有不良下場，殆已為衆所預料之中。

民國十九年，馮玉祥，閻錫山叛變中央之役，張學良在吳鐵城、張羣大義相詰之下，決定派軍入關協助中央平亂。亂平後，中央最高當局為酬庸張學良協助統一之功，除發表其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外，並請張學良晉京共商國是，以求全國團結。中央並為進一步合作，開放政府，要求張學良提出六名東北人仕，出任政府內部長職位。

拒絕調升當衆無禮

這時，張學良可能想到楊宇霆的桀傲不遜，使其左右為難，乃決定派楊宇霆出任中央一個部會首長，這本是保全楊宇霆一個很好打算，奈又被楊所拒。在張學良言，楊宇霆輔佐其父多年，自有許多汗馬功勞，同時在年齡上亦屬父執之輩，當然最好能全其始終；現在派楊宇霆出任中央政府高位的兩全其美辦法，既又為楊所拒，而楊跋扈之情又實在令其難以忍受，一任事態自然演變，最後結果，當然只有出之流血一途。

最使張學良難堪的一項，係楊宇霆為其老父過八十大壽，這一天東北文武各界首長均羣集楊府祝壽，筵開多桌熱鬧非凡。當楊宇霆自外遲遲歸來，楊府警衛按照平常習慣高呼「總辦到」，在場多數賓客即羣相肅然起立恭迎，其他少數與

楊地位相等賓客及張學良，亦只好跟着起立。此時驕傲不可一世的楊宇霆，對張學良之起立歡迎，竟視若無睹，一如對其他賓客然，只略一頷首示意，即逕行入內室更衣，其不可一世之概已溢於言表矣！楊宇霆於更衣畢出來，亦不知到張學良坐處趨前寒暄一二句，說聲不敢當，或者坐在張學良身旁，坐談幾分鐘以表示禮貌，張學良也就不覺得難堪得以保住顏面。楊宇霆仍然泰然自若，視張學良之到場為理所當然，大模大樣週旋賓客之間，張學良處此尷尬局面，仍強自忍耐，過了一會始藉口肚子痛離坐而去。

張學良走後，楊宇霆對賓客們說：「他什麼是肚子痛，大概是犯了癮，去札嗎啡去了」。這種過份無禮談話，當然會馬上傳到張學良耳朵裏，使他立時忿然而怒，已有除掉楊宇霆之意，而隱伏殺機。但是假如楊宇霆此後，不再冒犯或頂撞張學良，那麼不幸事件仍有消彌於無形的可能。可是不久，楊宇霆為兵工廠一項開支，硬逼着東北邊防司令部立即撥款二百萬銀元，與張學良又發生嚴重齟齬，使張下不了臺，至此始下定決心將楊除去。

夜擲銀元上下人頭

張學良殺楊宇霆前夕，夜間輾轉反側左思右想，仍有不願遽下毒手之意，所以無法入睡。嗣披衣而起，乃以擲銀元來決定「如何」，擲時暗祝曰：「倘當殺楊，則銀元之人頭當在上」，連擲數次，人頭竟皆向上。張擲銀元時，銀元落地鏗然有聲，張之夫人于鳳至在睡夢中為之驚醒！

遂問：「現已深夜，何故不睡，而以擲銀元為戲耶」！張告以故及投擲結果，于鳳至告以何不反其方向再行一試。張學良乃再祝曰：「倘當殺楊，則銀元人頭應向下。」又連擲三次，人頭竟然皆向下，至此張學良不再疑惑，乃上床酣然入睡。翌晨，張學良以電話囑楊宇霆下午七時來邸商兵工廠撥款問題，並暗囑親信譚海、王以哲、劉多荃、高紀毅等懷槍實彈以待。屆時，楊宇霆偕其好友常蔭槐昂然同來，甫坐定，譚海等衝入，數槍齊發，楊宇霆與常蔭槐二人，在一霎那間，皆死於非命矣！

文化小統計。蕭代均 論語孟子 十三經字數

周易	二四二七〇字
尚書	二五八〇〇字
毛詩	三九二二四〇字
周禮	四五八〇〇字
儀禮	五六二二四〇字
禮記	九九〇二四〇字
春秋	一九四二八〇字
公羊傳	四四〇七五〇字
穀梁傳	四一五一二〇字
論語	一三七〇〇字
孟子	三五四一〇〇字
孝經	一九〇三〇字
左傳	一九六八四〇五字